

退

清

庵

梁

隨

章

筆

鉅

著

第二冊

進步書
局校印

退庵隨筆卷四

清 福州梁章鉅荏林編

官常一

昔人言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變則天下自治。然仕風與士風卻是一貫。士習果正。則仕風未有不清者。此正本清源之說也。

士君子到一處。便思盡一處職業。方為素位而行。故當官者。無論久暫崇卑。一入門。即當心安志定。為地方籌久遠之計。呂新吾嘗言。學者窮經博古。涉事籌今。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登薦舉。不能有所建樹。仕者修政立事。淑世安民。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旦陞遷。不獲竟其施為。此方是確實心腸。真正學術。為學為政之得真味者。

古人以四十為強仕之始。以五十為服官政之年。以七十為致仕之期。統計人生居官之日。前後不過三十年之久耳。顧亭林嘗言。漢順帝陽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武帝天監四年。令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今則突而升。已廁銀黃之列。死期將至。尚留金紫之班。何補官常。徒隳士習。洪熙元年。俞

廷輔言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求其實才十無二三或有年纔二十者未嘗學問一旦挂名科目而使之臨政治民職事廢墮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宜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帝雖嘉納而未果行積習相沿二三百載青雲之路跬步可脩五尺之童便思奔競欲以成人材而厚風俗不亦難乎。

陳見復祖范曰人生不出仕學兩途古者年二十博學不教內而不出過三十而後博學無方故學記有七年小成九年大成之分此古為學之節候也四十曰強而仕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則四十以前皆為學之日未四十無望仕也未五十無望為大夫也古者仕於私家仕於庶人在官仕為閭閻黨正之屬皆謂之仕漢三老嗇夫掾屬之職亦然不遽服政也雖然小官亦得自行其志而無所牽制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其不可而去想亦不俟五十而慨然自廢矣若五十命為大夫則必道合者也服政二十年己之底蘊無所不展國家既已盡其才竭其力曰吾不忍更勞子大夫子大夫其少安於是去位以讓後來者此古從官之節候也後代則不然自六年就傅父兄即望以仕十餘歲子弟之聰俊者亦惟曰余仕從事科目

者。學其所學而實非學。不以科目出身者。益不識所謂學。間有自命博學者。無不好為人師。而自炫自鬻。詎有不教不出者乎。仕則人人期于躡躋顯要。惟智盡能索。中路蹉跎。斯已耳。安所謂道合不合乎。又官無大小。一入仕。即去留皆不由己。官卑不肯言去。官高又不敢言去。統計一生。其未仕也。若渴若飢。若驟若馳。其既仕也。若沈若浮。若寤若迷。前瞻後顧。而無所泊棲。亦可悲矣。

唐風蟋蟀之詩。凡三言思。真切要之官箴也。其云職思其居者。自大僚以至微員。各有其職。即各有其居。各思其居。即各盡其職。職未盡而他謀。是舍己田而芸人之田也。職思其外者。職無不盡。而上下四旁。遠近親疏。又必計之。周慮之。到即如地方官。以撫字懲奸為職。或民人流亡於吾地。豈得以為他方之民。而不卹乎。盜賊逋竄於吾境。豈得以為他方之盜。而不緝乎。以此推之。思其外正。所以善其居也。若職思其憂。則不但己身之害為憂。凡事之流弊後禍。皆憂也。出一令。有在此為利。而在彼則為害。行一政。有目前若可喜。而實釀後來無窮之禍者。思之不審。鮮有不蹈偏見。而悔作俑者矣。

王隱晉書載司馬昭之語云。為官長者。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三國志李通傳

引注所此不可以人廢言者也。宋呂舍人本中官箴亦有此語。今人遂以此三字為出於呂。非也。呂於三字外復添一忍字。謂耐瑣屑。習煩勞。不易怒。不輕喜。不激不隨。皆忍字之妙用。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字何事不辦乎。按忍字固好。然若呂所言則慎字足以該之矣。吾鄉李文節九我嘗言李若谷侍郎曰某守官每持四字曰勤謹和緩一後生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侍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愚謂緩字亦好。然謹字亦足以該之。似皆不必節外生枝也。

周官六計以廉為本。孔疏廉者潔不濫濁也。皋陶謨簡而廉。孔傳則直以廉隔釋之。故朱子釋廉為有分辨不苟取義最精確。今人但以不要錢為廉。於是一節自矜動成戾氣。夫清乃居官分內之事。猶婦女之守貞。婦女無淫行。遂可凌翁姑壓夫子。豈妯娌而虐子孫乎。且廉而不能理民事。廉而不能合人情。則雖不要錢而終不得謂之好官。今郡邑各有城隍神像。終日戴冠端坐。不要一錢足矣。又何必設官分職哉。順治十七年御史李振宜有請飭宰相調燮弭灾疏云臣聞三公得人則逸不得人則勞。陰陽不調宰相之責也。故古有因水旱策免有不待策免而自引退者。夫用人

行政其將用未用將行未行之際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天顏咫尺呼吸可通惟有內閣諸臣而已身居密勿之地苟懷緘默之風則宰相亦何常之有。一切凡人皆可為之又何藉乎夢卜以求也哉。臣讀上諭云十三年時有過舉。夫自親政以來憂勤惕厲百度維新原未見有過舉也。上諭既以為有過舉是必有過舉矣。試問其舉之之時亦曾有言其過者否。宰相之不言非其驗歟。總之天時之不齊不過目前之患可以藉朝廷之修省而感格。宰相不言且為萬世之憂。夫既寄以心膂股肱而猶然畏首畏尾徒以擬票四五字了宰相事業生則食一品二品之俸死荷三壇六壇之祭生死皆荷殊恩曾不若懦夫之自竄清夜捫心其自能慙乎。

黃靜山水年曰韓魏公在政府嘗與范文正論事不合范拂衣起忿形於色公徐把其袂云希文不容更商量乎和氣滿容范亦釋然歐陽文忠不信河圖公與共輔政未嘗一言及易或又謂公相業無愧古人獨文學不逮公曰吾為相永叔為學士天下文章莫大於是斯言可以覘其所存矣賢者與賢者處時多異同其流遂至於分門別戶如公者真相臣之則也夫

陳文恭曰。當明目達聰。廣開言路之時。為臣子者。惟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庶為盡職。不必問之部議。准行與否也。司馬溫公云。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而汲汲於名者。深戒焉。此為臺諫樹之鵠矣。臺中言事。自以事在可行。方不虛建白之意。然果有關於國計民生。雖一時格於時議。不盡施行。而言為人人心中所欲言。事為近今所共見。存此一議。安知異日不施行耶。此又不在乎一時之從違。而在乎情理之不易也。若有事在必行。而行之無益。且不如其不行者。則又不如其已矣。

王從之淳南詩話云。柳公權殿閣生微涼之句。東坡罪其有美無箴。乃為續成之。其意固佳。然責人亦已甚矣。呂希哲曰。公權之詩。已含規諷。蓋謂文宗居廣廈之下。而不知路有暍死人也。或又謂五絃之薰。所以解愠阜財。則是陳善閉邪。責難之意。此亦勉強而無謂。以是為諷。其誰能悟乎。規諷雖美事。然燕閒無事。從容談笑之暫。何必定以此繩之事。君之法。有所寬。乃能有所禁。略其細。故於平素。乃辨其大利害於一朝。若夫煩碎迫切。毫髮不恕。使聞之者。厭苦而不堪。彼將以正人為仇矣。亦豈得為善諫乎。此雖是論詩之語。而實可為廷臣進諫之程也。

姚姬傳彙翰林論云。為天子侍從之臣。拾遺補缺。其常任也。天子雖明聖。不能無失。

與其有失。播諸天下。不若傳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傳諸朝廷。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翰林居天子左右。為近臣。則諫其失也。宜先於衆人。見君之失而智不及辨。則不明。智及辨之而諱言。則不忠。侍從者。得其忠且明者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設翰林百工。皆入焉。猥下之職也。其後乃益親益尊。而責之宜益重。今有人焉。受其親與尊。而辭其責之重。將不蒙世譏乎。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革者。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製造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製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今獨謂御史為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今之翰林。固不可云皆親近居左右。然固有親近居左右者。且翰詹立班於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不知近臣之職可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辭連匭。今之人。不以為其職也。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為出位。夫以盡職為出位也。孰肯為盡職者哉。

湯文正。賦答沈荏岸書云。足下簡授中秘。從此積學樹品。大用可期。長安名利之場。聞見繁雜。最易搖惑。三門急湍。砥柱良難。李文節云。翰林官能壞人。衙門冷易苟。體面好易傲。無政事易懶。無風波易放。道丈識力堅定。宜靜重養望。勿逐時好。署中堂。

聯云。人重官。非官重人。德勝才。毋才勝德。真座右銘也。

今翰苑儒臣。以侍直。三天為榮。遇必品學兼優者。方與斯選。蓋學不勝其品。則無以擴格物致知之功。品不勝其學。則無以端誠意正心之準。不知格致誠正。更何論修齊治平。此非可以訓詁詞章了廢事也。恭讀康熙年間諭曰。明季所行。多迂闊可笑。建極殿後階石。厚數丈。方整一塊。其費不貲。採買搬運至京。不能昇入午門。運石太監參奏。此石不肯入午門。乃命將石細打六十御棍。崇禎嘗學乘馬。兩人執轡。兩人捧鐙。兩人扶鋤。甫乘輒已墜馬。乃責馬四十。發苦驛當差。馬猶有知識。石何所知。如此舉動。豈不發噓。總由生於深宮。長於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謹按崇禎踐祚。並非冲齡。當日青宮。非無保傅。豈真教諭之不早。良由倚任之非人。然則膺此選者。慎勿第矜為榮遇哉。

今之國子監。即古之太學。王制曰。太學。天子曰辟雍。又曰成均。鄭康成釋辟為明。雍為和。所以明和天下也。宋陳祥道謂明之以法。和之以道。曰辟雍。成其虧。均其過。不及曰成均。蓋學校為造士之地。而國學尤為育善之區。我朝自順治初。即設立太學。官司大備。條教周詳。既厚其歲需。復廣其學舍。乾隆初。命監臣仿宋儒胡瑗經義

治事齊法分課諸生不但四方之士裹糧而景從者不遠數千里至於藩夷異域蠻徼外臣亦莫不航海梯山請橫經而受業古來辟雍成均之盛何以加之乾隆初復欽頒切諭云士為四民之首而太學者教化所先四方於是乎觀型焉此者聚生徒而教育之董以師儒舉古人之成法規條亦既詳備矣獨是科名聲利之習深入人心積重難返士子所為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嘗有志於聖賢之道不知國家以經義取士使多士由聖賢之言體聖賢之心正欲使之為聖賢之徒而豈沾沾然文藝之末哉朱子同安縣論學者云學以為己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學則無為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必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耳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於死而後已者果何為而然哉今之士惟不知此以為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為也是以至於游惰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諸君果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為學則將有欲罷不能者矣觀朱子此言洵古今通患矣夫為己二字乃入聖之門知為己則所講之書一一有益於身心而日用事物之間存

養省察。闇然自修。世俗之紛華靡麗。無足動念。何患詞章聲譽之能奪志哉。況即為科舉。亦無礙於聖賢之學。朱子云。非是科舉累人。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為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無累也。處今之世。雖孔子復生。亦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朱子此言。即是科舉中為己之學。誠能為己。則四書五經。皆聖賢之精蘊。體而行之。為聖賢而有餘。不能為己。則雖舉經義治事而督課之。亦糟粕陳言。無補實用。浮偽與時文等耳。故學者莫先於辨志。志於為己者。聖賢之徒也。志於科名者。世俗之陋也。國家養育人才。將用以致君澤民。治國平天下。而囿於積習。不能奮然求至於聖賢。豈不謬哉。適讀朱子書。見其言切中士習流弊。故親切為諸生言之。俾司教者知所以教。而為學者知所以學。聖謨洋洋。自古人君之訓士。無有切實詳盡如此者。然則為祭酒司業等官者。苟不思所以稱其官。又烏足以副聖人之情。而塞天下之望哉。

掌文柄者。以學政為最難。各項試官。不過端坐校閱而已。而學政則兼有舟車奔走之庠。夙興點名之苦。內外防弊之勞。且所閱之卷較多。而揭曉之期尤迫。專恃一人之精力。必不能周。若再見少惜費。不肯多延幕友。或脩脯微薄。所延之友不佳。潦草

應付賓主同之。斷難免不明之譏。而不公者更無論矣。前太傅朱文正師督學吾閩。時張孟詞騰蛟卷已為幕賓抹置劣等。師覆閱之。乃拔置第一。而幕賓遂於是夜襍被去。使非吾師之明。則孟詞之於早視矣。恭讀乾隆三十七年諭云。國家所給學政養廉。本屬豐厚。原以資其辦公之用。若於延置幕友。尚思靳惜廉金。不肯多延名幕。致以人少誤公。已昧人臣敬事之義。且任學政者。不思校士育才。而斤斤惟養廉是惜。其鄙陋尚可問乎。嗣後各省學政。務須通曉大體。多擇工於閱文之幕友。即極小省分。亦不得不及五六人。並着各督撫留心稽查。如有不肯多延幕友。辦理周章者。即隨時據實奏聞。毋得稍涉徇隱。將此通行飭諭知之。

呂新吾曰。今有督學於此。文學甚優。操身甚潔。持法甚公。校士甚精。閱卷甚敏。賢矣乎。曰。賢矣。而職未盡也。天下之治亂。係人才。人才之邪正。關學校。譬之器物。學校其造作處。廟堂其發用處。譬之菽粟布帛。學校其耕織處。海宇其衣食處。也是學校美惡。士習善敗。三公九卿。百司庶府。皆不任其咎。舍督學責將誰歸哉。夫人學。甚榮進也。賓興。甚巨典也。朝廷懸此以豔天下士。天下士竭蹶趨之。豈以學校乏人。特督學以足數。賞舉缺額。待督學以取盈乎。即使朝督莫責。人人盡一等。士士可三元。止作養了。

許多文章之士富貴之人何益於國家理亂之數哉

施愚山聞章嘗言學使一席近代已成金穴即以伯夷處之必目為盜跖向來不幸涉足至今為累公私屬目交責環向歸田八載掃地赤立云云余師孟瓶庵先生謂愚山先生在山東最稱廉吏時未有養廉公私交責皆以跖待夷耳一窮書生蒙恩年受三百萬俸錢歸田云無囊橐誰其信之但自期問心無愧耳對人言貧意欲何求對人言廉可恥孰甚先儒固有是言也

凌辱堂望曰今之主鄉會試者徒索之冥冥之中其人之邪正並其素所儲蓄皆不可得知其可得知者惟督學使者而已魏敏果公嘗言文運不昌病在有情面而無文章有文章而無德行抑天下大公之望抑孔子首重之科請託公行廉恥道喪俾人才所從出之地既無真秀才安得有真舉人真進士耶夫各直省非乏材也經傳子史根柢之學又非功令所禁也其由縣州達府由府達院不得謂之濫入也其獲核至再至三及儒師之月課而歲計者又非止於場屋課試之藝也且優者必有賞劣者必有罰孝弟節烈之可表者必有旌將貢於朝廷之上太學之中者必先自學臣拔之將付索於冥冥不可得知之所者必先自學臣決之然則先王觀風設

教之權。寄於學政乎。寄。而近人顧但相艷。以為美差也。豈非俱哉。

紀文達師曰。李又聃先生言。昔有寒士下第者。焚其遺卷。牒訴於文昌祠。夜夢神語曰。爾讀書半生。尚不知窮達有命乎。嘗侍先姚安公。偶述是事。先姚安公哂然曰。又聃應舉之士。傳此語則可。汝輩手掌文衡者。傳此語則不可。聚奎堂柱。有熊孝感相國題聯曰。赫赫科條。神理常存。惟白簡明明。案牘簾前何處有。朱衣汝未之見乎。徐原一刑部題名記云。天下人命。係於刑部一官。自古皋陶為士。終身不遷其官。若漢之于定國。陳寵何比干。皆家世治律。明習法比。故吏不得因緣為欺。今部掾吏長子孫。其中輕重之例。惟意所擬。居官者對案茫然。但僥幸無事。速去而已。夫一案之誤。動累多人。一例之差。貽害數世。不惟其時之久暫也。梁統以重刑一疏。而禍湛門族。路溫舒求尚德緩刑。而子孫顯宦。殃慶之積。不待久也。且身有去留。名姓不滅。百世而下。悠悠之口。誰復相借乎。

田綸霞。變白雲司。引議云。明刑弼教之衰。而刑至於不勝用。司刑者又復以私意行之。內設成心。則執此規彼。概操一切之法。外徂故牘。則便襲憚吏。莫開一面之網。或矜智巧。以為聰明。或持姑息。以惠奸宄。上則視堂官之趨向。而輕重其手。下則惑胥吏。

之浮言。而二三其見。甚且分牒便了。而不察事情之曲折。立判稱捷。而不知訟端之原委。出入顛倒。與吏為奸。飢寒庾弊。沈滯不問。犯者既已服辜。必令妄及平民。以為誅求之計。罪人不即流決。必令廣舉富戶。以為賄囑之媒。囹圄桁楊之間。白日暗而無光。長夜漫而弗旦。豈不大可歎哉。

臨晉有疑獄久未決。後某令鞠實為弟毆。兄死。獻贖甫定。夜寢。忽聞床上帳鉤鳴。帳旋啟。有白髮老人跪床前叩頭。叱之不見。而几上紙翻動有聲。急起視。則所擬獻贖也。反覆詳審。罪實無枉。惟其家四世單傳。至其父始生二子。一死非命。一又伏辜。則五世之祀斬矣。因毀稿存疑。蓋以存疑為是也。紀文達師曰。以王法論。滅倫者必誅。以人情論。絕嗣者亦可憫。生與殺皆礙仁與義。竟兩妨矣。如必委曲以求通。則謂殺人者抵以申死者之冤也。申己之冤。以絕祖父之祀。其兄有知。必不願。使竟願是無人心矣。雖不抵不為枉。是一說也。或又謂情者一人之事。法者天下之事。使凡僅兄弟二人者。弟殺其兄。哀其絕嗣。皆不抵。則奪產殺兄者多矣。何法以正倫紀乎。是又未嘗非一說也。此獄非皋陶不能斷矣。

今世司刑之官。多為救生不救死之說。不知起於何時。佐刑幕者。尤持此論。牢不可

破屢奉

聖明飭訓猶未盡轉移也憶紀文達師筆記中有一條云余某者司刑幕

四十餘年後臥病燈前月下恍惚似有鬼為厲者余某曰余存心忠厚誓不妄殺一人此鬼胡為乎來耶夜夢數人浴血立曰君知刻薄之能積怨不知忠厚亦能積怨也夫覺覺孱弱慘被人戕就死之時楚毒萬狀孤魂飲泣銜恨九泉惟望強暴就誅一申積憤而君但見生者之可憫不見死者之可悲刀筆舞文曲相關脫遂使兇殘漏網白骨沈冤君試設身處地如君無罪無辜受人屠割營魄有知旁觀識是獄者改重傷為輕改多傷為少改理曲為理直改有心為無心使君切齒之讐從容脫械仍縱橫於人世君感乎怨乎不是之思而謂謂以縱惡為陰功彼枉死者不讐君而誰讐耶余某惶怖而寤以所夢告其子乃自過曰吾所見左矣就枕未安而逝

阿文勤公方燕居文成公侍立公仰而若有思忽顧文成曰

朝廷一旦用汝為刑

官治獄宜何如文成謝未習公曰固也姑言其意文成曰行法必當其罪罪一分與

一分法罪十分與十分法無使輕重公大怒罵曰是子將敗我家是當死遽索杖文

成皇恐叩頭謝曰惟大人教戒之不敢忘公曰噫如汝言天下無全人矣罪十分治

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盡耶且一分之罪尚足問耶其後文成長刑部屢為諸曹郎

述之

官中以夾棍為大刑。不可輕用。更不可誤用。余在樞直。屢派秋審處。獄外任府通。三筦臬篆。皆極刑名繁重之區。未嘗一用此刑。亦無不結之案也。嘗讀陳慶門仕學一貫錄。有云。夾棍一物。原有不得不用之時。不過欲取確供耳。初審狡展。不妨屢呼要夾。而其難其慎。不肯即夾。三木之下。動關人命。堂上一聲催刑。眾役奮力。受之者。魂飛魄散。氣閉血壅。即有供吐。昏迷之中。隨口強應。亦難確鑒。惟平日於行刑之人。明白指示。如不得已。必須用夾。不得遽收。先就情理。反覆窮詰。此時問者之狼狽。着急。較受刑之人為更甚。如不從實供吐。姑催收刑。但一收止三四分。又再反覆窮詰。此時官府審問。本犯呼號。行刑者又須暗暗鬆放。如仍狡展。再收。亦不過二三分。一放一收。痛則有之。而不至傷人。且使神魂清白。語言不至混亂。此時供吐。方為確切。可以定讞耳。不獨大刑為然。即行杖亦不可忽。罪當杖者。亦視其人氣體壯健。足以當之。而無傷性命者。然後如法杖責。凡行杖時。官須停閱審卷。亦不可別有問答。惟注目凝神。以觀受杖之人。一則視其人能受與否。倘不能受。量減數杖。杖雖減而法已盡。一則防行杖有任意重責要害。毒打一處之弊也。如專用板頭專打腿灣。